

清 道 光 之 獄

周宗奇 著

XUE GUANG ZHI ZAI

清代文字狱纪实

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

历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四代君王 缔延一百三十余年

无论就时间之长 花样之翻新 手段之残忍来看

都是没有先例的 其目的在于

淡化汉民族的民族意识 摧毁其民族气节

打垮其独立人格 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国青年出版社

清代文字狱纪实

血光之灾

周宗奇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光之灾:清代文字狱纪实/周宗奇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9

ISBN 7-5006-2892-7

I . 血… II . 周… III . 文字狱-概况-中国-清代 IV . K2
49. 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52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8.75 印张 2 插页 417 千字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5.00 元

自序

用现代文学语言写历代文字狱，写得通俗易懂，专门奉献给普通老百姓，这在从前似乎没人干过。我有幸填此空白，居然在国内文史学界和日、法、美、瑞典等国引起一定反响，倒是始料未及。这本《血光之灾》，便是《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一本。

上初中开始系统地读鲁迅，才真正知道了文字狱。先生指出的一个目标是：对于中国文字狱，“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拢，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罢。”当时，我对文字狱自然还是一知半解，但少年气盛，很想做做老先生称赞的“有心人”，便从此留意起来。

后来，在接触古代文字狱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大都以文言文载于史籍。这对大多数当代读者来说，无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阅读障碍；而研究文字狱的专家学者也许太忙，谁也顾不上写一种关于文字狱的大众读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老百姓至今对文字狱仍然不甚了了的主要原因之一。能不能由我来执笔写作，搞一套《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呢？宏愿早立，只是老也没有抓住实现它的契机。

早几年，我曾热心过一段“戊戌变法”史，对六位甘洒碧血舍

身求法的烈士心仪神往，崇敬得紧。那年冬天，我忽然难捺一腔“杞人忧天”式的悲愤之情，极想远离名利场，去与诸多先烈的英灵私下会会。“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先生，乃是我们山西河东人氏，彼此相距最近。遂决意南行访之。谁知到那里一看，不仅英雄故宅残垣断壁，荒草凄迷，难辨门楣，就连烈士安息之所也早被夷为平地，连个洒酒致祭的方寸之地都没有，又听说曾有当地无知愚民，认定义士下葬之首级乃用黄金代为铸就，遂不顾死活地乱挖乱掘，一片狼藉……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扼腕荒野，但见天低云暗，冷风呼号，悲从中来，却是欲哭无泪。想那深秀志士名扬中外，彪炳史册，身后尚且如此凄凉，可想那些血溅文网的历代一般知识分子，又会有谁去怀念痛悼他们呢？倘不及早为他们留几行文字以为存照，只怕用不着再过百年，一切都将灰飞烟灭，留一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将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国产文化盐碱滩！思及此，心头那久已冷却的写作宏愿又呼呼燃烧起来。于是，我决心报着“不虚构、不夸张、不歪曲”的虔诚态度，用发自内心的如火炽情，把一页页血染的文字狱历史，真实地描绘给天下老百姓，使粗通文墨者也读有所得。

这便是我搞《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一点初衷。

1997年4月9日

于太原学洒脱斋



作者自语

本人周宗奇，生于古都西安，祖籍山西临猗，毕业于山西大学。曾任《山西文学》小说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主编，凡 12 年之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专业作家。

自觉乃偶来地球一游客，身边之事身外之物且随它去。即如写过什么东西已然大都忘却，亦足证其才具平平为不入流作家一个。目下忽发狂热，非欲搞一套《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不结。工程尚未过半，却早累作牛喘，全然失掉天外来客之风流潇洒也。

目 录

血光之灾	(1)
金圣叹之歌	(63)
云氏草	(70)
霹雳神策	(91)
黑色五连环	(100)
不怕死的唐孙镐	(148)
麝香山印存	(159)
好奴才富勒浑	(165)
阴阳魂	(177)
血染万年书	(214)
硕果录与介寿词	(229)
揭皇上阴私的山西人	(248)
恨满南山	(269)
祝家庄恩怨	(319)
耄耋冤魂	(332)
雨花台的衣冠冢	(344)
曾吕悲歌	(359)
漏网的吴梅村	(422)
沈大章与鲍体权	(431)

澹归和尚	(447)
笔祸钱柳情	(472)
古月劫	(484)
无中生有	(532)
亭林不朽	(547)
风雨两昆仑	(557)

血光之灾

从苏州乘车南下至吴江，再沿太湖一路开去，过八坼、平望、梅堰、庙头、震泽，便到了著名的南浔镇。如今的南浔镇留有两大人文景观：一是嘉业堂，一是小莲庄。这嘉业堂本是近代人刘承干的藏书楼，于公元 1924 年落成。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内有诗萃堂、宋四史斋、求恕斋、嘉业厅、希古斋、黎光阁、抗昔居名堂，连同楼外园林约占地 30 亩大小。在园中遍植竹木，垒石为山，掘地为池，更有亭榭秀丽。这里的藏书曾经达到 60 万册之巨，主人除向书商零星购得外，还陆续罗致到浦东“抱经楼”、独山“影山草堂”、仁和“结一庐”、丰顺“特静斋”、太仓“东仓书库”等处的藏书。而且刘家还自营雕版印书。解放后，这些藏书已经全部捐献给国家了。小莲庄的历史略为久些，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为当地富商刘镛所筑。出名的是园林中有一个古挂瓢池，约有 10 亩大小，碧水潋滟，山石错落，环池的四廊亭台掩映在红花绿树间，尤其到了夏天，荷花盛开，美不胜收，亚赛杭州西湖的小瀛洲。

不过，嘉业堂、小莲庄虽然颇可留连，但它们毕竟不是人们专程来南浔的主要目的。南浔镇之名扬天下，乃是因为 270 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文字狱，血溅史册，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且让我们从头细细说起。

明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即公元 1644 年)五月,年仅六岁的清顺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龙廷,大权落在皇叔父多尔袞手中。丢了江山的明代宗室自然不愿就此罢休,于是就几乎在顺治皇帝坐龙廷的同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城也坐上了南明小朝廷的皇位。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早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他就逃到了淮安。现在在南京做了弘光皇帝,召凤阳总督马士英入阁,分淮阳凤庐为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将率领,又以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封左良玉为宁南侯,准备与南下的清兵决一死战。

朱家的子孙很多,不光一个朱由崧。所以,在南京政权之后,又陆续建立了绍兴政权、福州政权、广州政权、肇庆政权。为了讲清当时的天下大势,有必要把这几个南明小朝廷略作介绍:

朱元璋的九世孙朱以海,封鲁王,居台州。公元 1645 年,由兵部尚书张国维、吏科给事中熊汝霖等拥为皇帝,在绍兴建立政权。

朱元璋的八世孙朱聿键,封为唐王。由镇江总兵郑鸿逵、泉州总兵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为皇帝,年号隆武,在福州建立政权。这也是公元 1645 年的事。

朱聿鑄是隆武帝的兄弟。哥哥被清兵杀死后,他从福州逃到广州,于公元 1646 年,由大学士苏观生等拥为皇帝,号绍武,在广州建立政权。

最有名的是永历皇帝朱由榔。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又一个孙子,封为永明王,又称桂王。公元 1646 年,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称帝,在广东肇庆建立政权,年号永历。

这些个南明小朝廷,互相之间争斗不息。例如,永历帝和绍

武帝就为争夺“正统”之名，在三水一带大打出手。尽管如此，在抗清这一点上总算目标一致，是当时与清兵作战的主要力量之一。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异族的侵入，奋起抵抗的决不只是前朝的宗室力量，而是整个的民族力量，其代表人物便是民族的精华——有血性的文人学士。明末抗清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明朝知名的文人学士，别看平日里诗酒结社，歌舞笑谈，纵情声色，然而一旦国难当头，便壮怀激烈，投笔从戎，义无反顾。明末参加抗清斗争的知名士子计有：江阴贡生黄毓祺和秀才徐趋起兵于行塘；进士黄淳耀和侯峒曾起兵坚守嘉定城；秀才江天一起兵于安徽绩溪；太学生吴源起兵于浙江北部；秀才金志达和僧了悟起兵攻占了东流、建德等地；名士陈子龙和夏允彝起兵于松江；王佐才、顾亭林、归庄、吴其沆起兵于昆山；钱肃乐、张煌言起兵于浙江东部沿海一带；故明文渊阁大学士朱国桢的孙子起兵南浔镇，与清军周旋于吴淞泖淀之间；还有大批的志士仁人或参加郑成功的海上义师，或投入李定国的大西农民军，或追随明宗室后裔的抗清活动。总之，表现了文人学士共赴国难的英武气概。

面对这样的抵抗局面，清政府采取两种手段来对付士大夫们：一是软办法，以高官厚禄收买，连年开科考试，用八股文把大批读书人的手脚套住；二是硬办法，对坚持参加抗清反清者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这软硬两手很是奏效，大约到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左右，江南各地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就被镇压下去了，大多数读书人也剃发易服，臣服了新的朝廷。但清政府心里清楚：这些前朝的文人学士并不会完全割舍故国之思，更有不少死硬

分子或隐匿山林，或暂入空门，或暗中结社活动，或公开进行反抗……总之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比对付几个南明小朝廷要麻烦得多，必须时刻瞪大眼睛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及时予以镇压。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南浔镇上发生了一场血光之灾——庄氏《明史》狱。

前文中提到小莲庄的修造者，是南浔镇的富商刘墉。但此前二百年的南浔镇上，最富有的并不姓刘，而是姓庄。当家的名叫庄允城，字君维。根据《明朝庄氏族谱引略》记载，这庄氏的老家在江苏吴江县的陆家港，到庄允城这一代才迁来南浔镇定居，成了浙江省的子民。庄氏一门不但有钱，而且还出才子，时称有“九龙”，即庄允城、弟庄允培、堂弟庄允坤、子庄廷锐、庄廷钺、庄允培子庄廷鑨、庄廷鑒、庄廷镜、庄廷钟。这两代九人或为贡生，或为庠生，都是斯文一脉，对经史子集博览精通，吟诗作画也都有几分风雅。

事情就出在庄廷锐身上。

庄廷锐，字子相，从小文采出众，胸有大志。十五岁这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县学里选拔出来，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设在北京的国子监。谁知美如彩霞的前途刚刚在他面前展现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幸却过早地降临在这位翩翩少年的头上：一场大病过后，他双目失明了！这是多么沉重的人生打击！然而这个性格坚强的少年郎没有气馁，没有沉沦，他止住了悲声，揩干了眼泪，为自己重新设计生命的蓝图。当他想到司马迁曾写到的一句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禁心胸豁然开朗，一种新的灵感如电光石火般迸发出来：左丘明没有双眼而能写下不朽之作《国

语》，我庄廷锐为什么就不能学他的样子呢？于是他决心著书立说，也争取史册留名，至少不虚度此生。可是去写什么呢？他动开了脑筋。就在他苦无门路的时候，有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成全了他。

这南浔镇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代都出过很有名气的人物。明代天启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宰相，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朱国祯。他生于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字文宁，号平极，别号虬庵居士。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他三十二岁，中了进士，此后官运亨通，直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成了明熹宗的辅臣。他的政绩虽然平平，但文才还是挺高的。他所写的《涌幢小品》，至今流传不绝。尤其该书卷十的《自述》，写得极富人生哲理，生动活泼，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下面略举两则，以证其才情：

其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句妙绝，妙绝。然庸人扰之，犹可。才智者扰之，祸不可言。虽总归于庸，而祸之大小，必有别矣。”

其二：“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则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则彼逸我劳矣。曰怨，心便不快；曰算，心便不闲。将一点灵台，扰扰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其实，朱国祯的才华主要还在治史上。他后来为朝中奸人所劾，对官场心灰意冷，干脆托病辞官，回到故乡南浔镇，专心撰写史书。写有明《大事记》、《大政论》、《大训记》，当时已经刊印发行。又写有《明史》一部，仿照二十一史的体例写成，但还没有刊刻。关于这一点，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却另有记载：“明相国乌程朱文肃公国祯尝作《明史》，举大经大法者笔之，刊行于世，谓之

《史概》，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又据《费恭庵日记》说：书中并无志、表、帝纪、世家，只有列传，即王阳明一传，就有上下二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言。”不管怎么说，但有一点是真的：朱国桢死后留下一部没有刊刻的书稿《明史》。

朱相国死后，子孙不肖，家道急剧中落，到顺治年间时，已经可怜得只有靠拍卖家产度日了。朱家子孙也委实可气，什么家当不能卖，却偏偏要拿朱老相国心血浇铸的《明史》书稿去换钱，真是作孽呀！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又给庄氏办了件好事。

且说瞎了双眼的庄廷铳，雄心勃勃地要学左丘明。忽听说朱家要出卖一部《明史》书稿，索价一千两银子。他大喜过望，心想这真是天助我也！当即掏出一千两银子，买下了朱国桢的遗稿。准备以此为基础，好好地撰写一部《明史》。如果上述《费恭庵日记》的有关记载是可靠的话，证明朱氏遗稿的基础并不怎么好；再说，朱国桢死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所以他的《明史》书稿也不可能记载崇祯朝的事情，还得予以补充。这样看来，庄廷铳面临的修史任务是很繁重而艰难的。

作为盲人的庄廷铳，也一定认识到了这一点，知道单靠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应该组织起一个写作班子，靠集体的智慧写好《明史》。于是，经过几天的筹划，他终于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列着十八位他所仰慕的文人学士，拟聘请他们作为“参订”，帮助他共同完成《明史》的撰写工作。十八位才子的名单如下：

潮州府归安县的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鎔、李仍煮；

湖州府乌程县的吴楚、吴心一（一说是茅次莱）、严云、唐元楼、蒋麟征、韦全佑、韦全祉；

江苏吴江县的张雋、董二酉、吴炎、潘柽章；

仁和县的陆圻；
海宁县的查继佐、范骥。

名单确定以后，就开始发聘请信。报酬是极为丰厚的，每千字付润笔三十两白银。

顺治十一年（公元 1654 年）腊月，一场大雪正纷纷扬扬地下着，严寒笼罩着南浔镇。

但在庄家的大客厅里，却是炉火通红，温暖如春。十一二位颇负才名的才子拥炉而坐，高谈阔论，好不红火热闹。他们就是应邀而来的笔杆子们。这里，不妨挑几位重要点的人物略作介绍。

茅元铭，字鼎叔。他从小有神童之誉，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与章谔臣上奏、陈阁仙骝、吴大雍盘三人齐名，号称四才子。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去赴任做官了。

董二酉，字诵孙，也是个“神童”出身，学问渊博，很会做诗，书法也很精妙。

张雋，字文通。他更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在他的膝部上长着四个字：“成都杨慎”，字呈淡墨色。他又有个名字叫僧愿。此人为博士弟子员，对经史百家无不精通。在他的居室里到处是书，坐着也好，躺着也好，伸手可及的四周全堆着书，信手拿来，过目成诵。又据说他早知参与编写《明史》是一场大灾难，却偏要参与，后来留诗一首如下：

空楼独夜雨淋淋，
欲把平生细较量。
灾异日新忧患短，
悲歌不足寤思长。

曾无入巷哀王烈，
徒有抛娘学范滂。
好个《与斯》题目在，
轻讴缓板赴排场。

蒋麟征，字西宿，一字辕文。他的父亲是蒋仪仲，叔父是蒋姬载，都是很出名的人物。他长得一表人材，丰姿俊雅，而且才思敏捷，诗文奇妙。他原不想应聘，因为家贫，看到报酬丰厚才动了心。

且说这一伙文人相聚在庄家大客厅里闲聊，话题集中在最近发生的两件大事上。一件是陈名夏叫清廷杀了头，一件是郑成功率领抗清义军，攻占了漳州和泉州。

陈名夏是江苏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修撰兼兵部和户部的都给事中。后来，归顺了李自成的起义军。但清兵入关南下时，他又投降了清政府，继续做自己的大官。前不久因为官场内部的勾心斗角，被政敌宁完我参劾，终于被顺治皇帝处死。这是今年三月里的事。对于陈名夏的死，这伙满怀抗清意识的文人自然是拍手称快，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投敌叛国的叛徒，给文人丢脸败兴的渣滓，早就该死，死有余辜。

谈论起郑成功来，这伙人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头年冬天，顺治皇帝敕赐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派人送去海澄公印，想让他归降大清。但遭到郑成功的严厉拒绝，并当即发兵进攻，意欲收复大明朝的失地。前不久攻克了漳州泉州，军威大振。对此，这伙崇尚气节的文人自然击节称快，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有人当即提议，在未来的《明史》稿中，要特别写好延平王郑成功。当下博得一片赞同声。

大家正在畅谈时，年轻的蒋麟征也不免激动起来，他大声发问说，既然时局这么鼓舞人心，我们还坐等什么？快动手写吧！写他个激昂慷慨！

庄廷铣一听，笑了笑说，西宿老弟不用急，再等两位朋友。他们一来咱们就动手。

大家问是不是要等陆圻和查继佐？庄廷铣说：陆、查二位，还有范骥，恐怕请不动。反正把他们三位的大名列入“参订”名单就是了。现在要等的是吴炎兄和潘柽章兄。

一听吴炎和潘柽章也参加编写，大家情绪为之一振。因为这吴、潘二人的名气太大了，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那么吴炎、潘柽章乃何许人？这里得加以介绍。不妨借用顾炎武的一段有关记载，译成白话如下：

江苏的吴江有个吴炎，还有个潘柽章，都是了不起的高才。国难当头时，他们才都二十多岁，宁可丢掉功名不取，以诗文来抒发怀念故国、反抗满清的豪情壮志。后来他们又说：光写这些空洞的诗文有什么用？应该继承司马迁和班固的传统，好好写出一部《明史》，那多么有价值！于是，他俩广泛搜购各种实录、文集、奏疏等各种各样的宝贵资料，开始了撰写工作。真是怀纸吮笔，昼夜矻矻，写下的书稿堆满了床头，装满了箱子。依他俩的才华是肯定可以成功的。……这两位学子都住在水乡农村。潘柽章住得离我近一点。我每次出去差不多都去看他。又过了几年，潘柽章把他写的《国史考异》三卷寄给我。写得真精彩。我很佩服。……吴、潘二位比我小十多岁，但我从内心里把他们视为畏友。

的确，在庄廷铣请到的这些名士中，论人品学问道德文章，吴炎和潘柽章可算是佼佼者。后来案发后英勇赴死，这二位也是